

生命的延续：评蒙古国电影《小黄狗的窝》

娜日娅

(内蒙古师范大学 青年政治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 本评论主要从镜头语言、视听、文化等角度对蒙古国电影《小黄狗的窝》进行了探讨。并从主题、开场、结尾等方面叙述了影片的剧作特性; 以核心道具为例探讨了片中传统与文明的关系, 以及其人物设置的独特性。

关键词: 小黄狗的窝; 生命; 人与动物; 道具

中图分类号: I207.35; I29 **文献标识码:** A

电影给与人的观赏感受是多重的。震撼、苦恼、喜悦、解脱等等, 应有尽有。但有部影片给我的却是记忆, 这种记忆是淡淡的, 却又是渗透到我的文化血液里的。它似乎很久远, 又似乎近在眼前。它就是电影《小黄狗的窝》, 是由蒙古国女导演比亚芭·戴娃编剧兼导演的影片。

影片根据拉哈芭·钢图娅的小说改编而成。电影在延续了小说质朴的美的同时也彰显了电影的真诚。

一、两线一点的剧作结构

(一) 双重主题

一场电影就是一次完整的叙述过程, 即开始, 纠葛, 发展, 高潮, 结尾。如果说主题是贯穿全片的轴线, 那么以人物关系的变化为转折点的故事就是洒落、甚至纽结在轴线上的圆点。主题也是“……叙述的最终目标。主题就是一个故事的冲突设置和人物设置所要达到的目的。”^[1]《小黄狗的窝》采取了五段式结构, 另加一个序幕, 并且运用了一个倒叙的方法。它所要表现的主题在序幕段落已被清晰的呈现出来, 甚至在字幕段就通过马头琴与古筝的合奏来渲染了主题。它赋予影片一种草原的荒凉感, 但片中所构建的生活动感又成为这种背景的完美结合体。同时它也决定了影片含蓄内敛的基调。

字幕毕, 音乐渐落。紧接着是静止不动的景框, 景框中是纵行排列的三种景物: 乌云密布的天空、看似清冷的天空、泛绿的石头山, 或者可以将前二者合一为天空, 后者引申为大地。小女孩和抱着一条死去了的狗的父亲, 入画, 渐渐走到景框中间。然后是谈话, “父亲, 你为什么把狗尾巴放在它的头下面?”, “下辈子就可以转世成人”, “真的吗?”, “人都会死, 但灵魂不会死”。很显然, 这部影片要阐述的是一个关于生命与死亡的主题。那么通过什么故事来提炼呢? 于是编剧又在生命与死亡的下面构建了一个小女孩与小黄狗的故事来。因此就形成了生命与死亡/人与动物的感情的双重命题。但冲突是故事产生的前提。于是父亲对狗的排斥/娜莎对狗的保护之间的矛盾就被构建出来。影片的开场是开门见山式的, 生命与死亡, 人与动物的核心命题; 大人与小孩的核心人物在开始段落就已经出现了。我们也可以发现, 在开场中父亲和娜莎的影像是虚化的, 近乎黑影。这也说明了影片要表述的并不是个体, 而是整个人类的状况。天空和大地代表了大自然, 它是静止不动的, 它永远就在那儿。人物入画又离去, 就像在大自然面前生命来了又去, 去了又来, 循环反复。在此过程中, 唯有灵魂是不死的。

表现人与动物的感情应该成为蒙古族电影中永恒的命题。在这里必须提到本片导演比亚芭·戴娃执导的另一部影片《哭泣的骆驼》。它用纪录片的形式深刻细腻地阐释了人与骆驼的感情。在蒙古国也有很多表现人与动物感情的歌曲，比如《驼羔之歌》。另外此片还加入了一个文化元素——音乐。感情，生命，传统/文化的三位一体的表现形式使其成为感人的艺术作品。《小黄狗的窝》延续了此命题，就娜莎与小黄狗的感情，从相遇——保护到丢失——找回——分离——永远在一起。本片将人与动物感情嵌在生命的主题中，使抽象更具体化。

（二）老奶奶的出现——点睛之笔

这部影片使我联想到日本影片《入殓师》。片中开浴室的老太太的设置，虽然笔墨很少，但却是这个剧的灵魂所在。浴室承载的是小镇的记忆，还有主人公童年的记忆，还有父亲的出走所给主人公带来的心灵创伤。那个浴室很可能也是小时候家长经常带着他去的。所以老太太的设置为生命与亲情找到了一个桥梁，起到一个枢纽的作用。

就如《黑骏马》中的老奶奶，当他得知索米亚怀孕的消息时，她说了一句话：“草原上的女人只要能生，不管孩子的父亲是谁”。这句话经常被误解，也有人用后殖民语境来解释。从游牧文化的特性来解释，它是对生命的一种热爱，只要是生命，都是平等的，都是宝贵的。

在《小黄狗的窝》中，镜头这样组接：娜莎带点点放羊——点点不见——寻找点点——迷路——老奶奶唱歌——老奶奶收留娜莎。因此，点点为人物的相见起到了连接作用，或者说推动了情节的发展。而情节除了要展示主题之外，还需深化主题。老奶奶的出现是表层的偶然，也是深层的必然。她为娜莎讲述关于小黄狗的故事，就像她说的最后一句话“生命是宝贵的”一样，不管是人还是动物，生命都是宝贵的。这样就深化了影片的双重性主题。

（三）隐喻的片名

我们都知道，片中的小狗并不是如片名所说的小黄狗，他是白色的有几片黑色斑点的狗。娜莎也为它取名“点点”。可除了一些商业电影，片名应该与主题切合。那么它的理由是什么？我们发现，片中老奶奶所讲的故事中的小狗就叫小黄狗。而小黄狗的故事是生命主题的载体。深层次挖掘主题影片才是好影片，它足以体现剧作娴熟的叙事技巧。

（四）悬念式高潮

母亲的一句话：“要是把你丢了，我们可怎么活呀”——丢下小狗——离去——发现丢了儿子——点点保护娜莎的弟弟——父亲赶到——丢下点点。看到以上的最后一个情节，观众都纳闷为什么又将点点丢下了，甚至有些愤怒。这说明点点已经博得了观众的认同，它使主人公与观众产生了情感的共鸣。而对于观众来说，这种共鸣在此情节之前是很淡漠的，可到结尾处却迅速升华上去。这也是这部影片最狠的一笔。当我们看到娜莎和点点同坐一辆车走了之后，才松了一口气，紧接着沉沉的呼麦声想起，然后是女人的长调……看到此时，我们无不为之感动……

二、传统与文明的碰撞

文明和文化不同，文明偏在外，文化偏在内。前者属物质，后者属精神。片中的人物同时面对两种事物：传统和文明，可这两者并没有使人物产生很大的矛盾性，虽然有碰撞，但也没有非要为抉择找到一个答案。编者的态度是倾向于抑制的。在镜头的选择、核心道具的运用、核心台词的设置中都体现了这一点。

道具的呈现——苦涩的笑

片中最显著的一处，就是核心道具被反复的使用。比如，水瓢、摩托车/汽车、蒙古袍、玩具狗、蒙古包的架木、牛粪、甚至是云彩等等。它们对片中的人物和情节有着特殊的意义，或者说它们是传统与文明的物质载体。

水瓢

水瓢在片中共出现了五次。下面对它做一罗列：

如何表现	作用	色彩
台词	打狼	黑色
母亲泼茶	祝福	
母亲喜欢	对现代文明的喜爱	绿色
被炼焦	现代文明的弊端	绿色
充当狗食盛器	有用与无用	绿色

字幕：“小黄狗的窝”完毕后即影片的开场，却是完全黑屏的戏。我们只听到两个核心词“狼”、“水瓢”。这样的开场有两个功能：一是体现了编导者的伦理观念和对电影的真诚。无论对编导者还是剧中人物、还有观众来说，狼袭击羊群的场面是惨烈的。就像真正的狼在片中始终没有出现一样，选择黑屏来表现就显得非常到位。第二，它给出了一个原因，为下面情节的发展做铺垫。因为狼袭击羊群，点点是从石洞里找到的，所以父亲坚决不接受点点。

父亲骑着摩托车到城里卖羊皮，走之前母亲提醒父亲买水瓢回来，并从水瓢里舀出三勺茶祝福。在这个镜头中，水瓢作为一种意识来表现。

父亲为母亲买了水瓢，母亲很喜欢，后来水瓢被弄坏。在这里必须提到一种颜色——绿色。父亲买回来的水瓢是绿色的。在此，道具的颜色有两个作用，一是聚焦，另一点是提醒。它始终是为剧情的发展服务的，伴随着它的出现，剧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和一个情节：选举和对狗的偏见问题。

汽车 / 摩托车

这部影片最使人称赞的地方，就是制作者的真诚。他们将这种真诚打乱，洒落在各个情节中。娜莎的出场是这样的：一辆汽车从牛群中穿过，慢慢向蒙古包驶来，娜莎出现。父亲骑摩托车走，母亲祝福。搬家，娜莎和摩托车坐在最后面的牛车上。因此，剧作者在对道具做了深入细致的设置，使文明的冲撞这一表现点有了足够的支撑力和感染力。

蒙古袍

父女关系是永恒的主题。很多影片中无外乎围绕着“父亲的爱是含蓄的”这个说法来展开。但是在本片中，父女关系以更独有的方式来体现。娜莎放假回来，父亲给她换上蒙古袍，看她的作业本。虽然这个情节的处理是对下面他们在小黄狗问题上的分歧做铺垫，可这也能体现蒙古文化的独特之处。这里也有一个文明碰撞的表现：制服领子太紧；蒙古袍很舒服。另外，在造型上，色彩与服装也达到了很细致的统一，比如三个孩子袍子的颜色，总是在蓝色、绿色、枣红色之间转换。

玩具狗

片中玩具狗是水粉色，它共出现了两次。第一次，父亲回来——娜莎把点点藏起来——孩子们兴高采烈的玩弄玩具狗——点点钻进来，却被父亲提溜出去。第二次，搬家——离去——让弟弟抱着玩具狗。

在此，通过无生命的来体现有生命的无助，增添了情节的冲击力。

蒙古包的木架和手电筒

父亲决定搬家时将小黄狗扔下，这使娜莎很痛苦。于是才有了妹妹玩手电筒突然照到了在黑暗中沮丧的娜莎。一家人拆蒙古包准备搬家，这时的娜莎内心一定是很纠结的。所以摄影师用下面这个镜头来表现：将娜莎发愁的小脸放在蒙古包架木的矩形空间里来呈现。还有将点点的无助也放在矩形空间里。娜莎与点点虽然没有表面的交流，但是矩形空间作为媒介使她们完成了心灵的默契。

本片中孩子们的表演为传统的空间增添了活力和动感。娜莎用牛粪磊高楼，她说“我要住在顶层，因为下面太暗了”，娜莎的妹妹用自己从未见过的动物来描绘白云，可以说孩子们是对文明朦胧的向往者。

为了表现娜莎对点点的依依不舍，镜头表现从娜莎搬家离去时坐在勒勒车上，到点点的镜头再到娜莎渐渐出画；家人的方向都是朝着前方的，只有娜莎是朝着后方的（点点的方向）。所以镜头的设置是为情节的生动性服务的。这一点也体现了影片含蓄内敛的基调。

道具的反复出现总是提醒我们对传统与文明的深思。偶尔，这种表现也起到一种潜藏的反讽意味，有时会使我们苦涩的一笑。

（二）游戏规则——生活真理

生活是游戏。本片中有两处游戏：娜莎的妈妈让娜莎咬自己的手掌；老奶奶让娜莎做大米与针的游戏。回忆紧挨咬手掌游戏之前的情节：娜莎抱怨父母为什么不想要可爱的点点；再回忆紧挨着大米游戏之前的情节：娜莎问老奶奶下辈子能转世成人吗？。“虽然近在眼前，可就是得不到，不是你想要的就能得到”，“生命是很宝贵的”这是母亲与老奶奶的回答。影片用游戏回答了生活的逻辑，也用镜头的问与答表现了主题。

参考文献

[1] (法)多米尼克·帕朗. 电影剧本的创作[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 32.

The continuation of life: On the Mongolian movie 《The cave of the small yellow dog》

Nariya

(Department of Chinese, Inner Mongolian Normal University, Inner Mongolia , Hohhot, 010022)

Abstract : This thesis talked about the Mongolian movie 《The cave of the small dog》 in the camera languages, audiovisual and the culture,. It introduced the movie's theme, opening and ending and talked about the tradition and the culture and even the character in it.

Keywords: the cave of the small yellow dog; life; human beings ; dog and properties

收稿日期: 2009-10-18;

作者简介：娜日娅（1975—），蒙古族，女，内蒙古集宁人。内蒙古师范大学青年政治学院教师，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蒙古族古代文学研究。